我知道,邀君听雪,便是禅雪听心。你若知音,雪落刹那,心,便如一朵盛开的清莲;若为知己,纵然流风回雪,亦可光阴里漫步,余生,在素简的日子里,你与我的岁月便是人间有味,清欢如许——

邀君听雪问清欢

□黄裳

在北方,最美的景色,莫过于冬日落雪的清晨。

醒来,拉开窗帘,外面的世界忽现一片银白,天地一下变得洁净极简。平日那些阴暗陈旧的色彩瞬间明亮的耀眼:“咦,下雪了!”

倚窗小立,轩窗轻启,一缕清新的空气“倏”地吻过温润面庞,一个激灵,便给心尖涂了一抹爽透的清欢。

愉悦地吃罢早餐。窗外,雪依旧洋洋洒洒,忽飘忽停。冰封的河面,积雪像一张上好的白宣铺陈开来,冰面上一道尚未封冻的溪流,缭绕了飘渺的薄雾,洇出一条柔婉的黑色缎带。溪流与冰雪上,几处墨色寒鸦点缀期间,“素草寒生玉佩,应是天仙狂醉,乱把白云揉碎”。此时的天地之间,是诗人的世界,也是艺术家笔下一帧帧绝美图画。

我喜欢这样极简的清晨,飘洒的银粟清空了周围的繁杂,时空一下变得旷达而疏朗,一种清馨的心境雀跃弥漫,不由轻吟:苍穹雪未霁,大野清如洗。

正是“北国风光,千里冰封,万里雪飘”的节气,望着漫天轻盈的白絮,倏然心生一份清欢“听雪”的雅趣。

彼时,恰好佳友的声音遥遥传来:“这么美的景色,不如我们一起去踏雪吧。”便会心一笑,这大概就是所谓的“心有灵犀”吧。

于是,穿了厚厚的棉衣,拥一怀晶莹的欣喜,在回风飘雪的路上披了满头薄雾轻纱,两个人欢快地融进空灵清透的纯净世界里。

喜欢在落雪的时节,与朋友一起,慢慢倾听脚下“咯吱咯吱”踏雪的声音,那均匀分布的节奏,在郊野静寂的雪地上有种小鹿欢脱样的韵律。

喜欢在落雪的时节,两个人翻找出从前的往事,那些蕴藏不住的稚嫩,如丝般滑落经年时光,晶亮成雪地上甜美的回忆。

我想起许多年前那个落雪的冬日,年少的两人倚着光秃秃的树杈像两只麻雀一样叽叽喳喳的快乐场景,只是岁月一个不经意的转身,那厚厚积雪上一路深深浅浅的脚印,便化成了“雪泥鸿爪”的诗句。

多年以后,还是那两个心怀浪漫的小女孩,仍旧喜欢在一起,即便昨日沉醉了“茶香书香”的酒祀,对饮轻吟过“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”,今时也不愿错过一场“苍穹满目皆更色,掩尽凡尘俗与瑕”的雪趣。

凭云飘白羽,纳雾吐银纱。旷野寒酥落,心底绽莲花。此时,将心中枝枝蔓蔓的青萝剪掉,删繁就简,清空心里的繁杂。落雪,便化作你我心中的白色精灵;东林迷野径,雪地白无暇。远处狄草新,近柳绽梨花。此刻,飘雪,便是你我心中白色的艺术家。

有人说:生活从来不缺少风景,而是缺少有心情陪你一同赏景之人。我想起伯牙与子期的高山流水。那种光而不耀、温而不厉、绵而不缠的交汇,或许当是亘古流传之奇遇了。

那么,若有千年之约,这样一个落雪的清晨,有人在静谧的郊野陪你一起听雪琴天籁之音;有人愿意与你品味一场大自然瞬间赏赐的清欢,可否也算一份伯牙子期的默契呢?

这个落雪的冬日,我以银碗盛新雪的心境记下这一盛大的约见,且将满心欢喜化为落雪成诗:

琼芳漫舞落尘寰,顷刻茫茫万里天。

大野如新删敝色,邀君听雪问清欢。

大雪行于野

□ 胡新波

烈烈北风,萧萧四野。长白山的雪,不约而至。

北国的雪不同于南国的雪,我在江南生活三十余年,雪是见过的,细细小小,落在屋檐上,飘在草木间,这“邻家姐妹”常常来得迟、去得快,伴着冷雨,刚落下就进入土壤颗粒的细缝,还未及细细欣赏,便滋润了乡土。北国的雪则下得更酣畅、更洒脱、更有味,尤其是长白山的雪。

长白山位处吉林省东南方向,是三江之源。

长白山下,在大雪天出门,我左手提壶烈酒,右手握把竹竿。雪在前,风在后,歪歪斜斜、深深浅浅,不消一会儿烈酒便“浇”了满身大汗。白雪封山,行于山下,漫步于四野。远看天看云,近看山看水,浑然一白。新雪压旧雪,这下了万年的白雪;旧轮催新轮,这长了千年的青松。挺拔的古松穿透这片雪原,松软的新雪撒播这片林海。一条不冻的清泉从长白山深处蜿蜒而来,横千嶂、泻二流,一路雪花消融、一路泉水成凇,这是温情的泽被,这是神山的祝福。

无论北人南客、古人今人,都喜欢大雪,都愿意在大雪天出门踏雪、赏雪。

大雪天出门,是浪漫的诗与禅。晋人王子猷居于山阴,夜逢大雪无眠,起而四顾彷徨,想起朋友戴安道,便乘小船出门,到了也不敲门,乘兴而去兴尽而返;明人张岱,在雪定之日拏一小舟,拥毳衣炉火,独往湖心亭看雪。

大雪天出门,是生活的汗与泪。安置好妻儿,白居易笔下的卖炭翁穿着单衣、背着竹筐,尽管瑟瑟发抖,还是期望隆冬再冷上几分,烧好的木炭能卖个好价钱;清人黄景仁,风雪夜、柴门口,别了年迈眼枯的老母,转身泪下。

雪可以美、可以静、可以禅、可以傲。雪既不厚古薄今,也不嫌贫爱富,冰冷又温暖。

幼年时爱雪,是玩雪,与雪嬉戏,堆雪人、打雪仗,又因听了长辈们讲的稀奇故事,说冰雪是上苍赐给人类的甘甜良药,可治百病,便效仿先贤以雪煮茶,一人一碗大口饮之,又或者烤一片白雪,期望听到冰封的神旨;青年时爱雪,是用雪,以雪煮茶、踏雪吟诗,在不赏梅看松时便穿上风衣雨靴,在湖面上凿个口子,垂钓几尾鲫鲤,熬成白浓鲜香的鱼汤一锅,宽慰五脏;暮年时爱雪,是沐雪,在大雪天出门,歪歪斜斜、深深浅浅地行于四野,什么也不做,什么也不看,任尔东西南北雪。

大雪行于野,人犹如苍莽山林、皑皑白雪中的一粒黑沙、一颗洗尘。白雪之上,寂静无声,万物凋零;白雪之下,地脉律动,生命蛰息。舍去了烦忧、舍去了缠绕、舍去了颜色,只剩天际云际的那一抹白、一抹净。

雪落在大地,也落在人的心里。长白山下,我与白雪共从容。

猫冬

□ 谭秀平

来过东北的人都知道东北的冬天冷,我小时候的冬天更冷。

记得爷爷早起捡一筐粪回来,挑一挑水回来或背一捆柴禾回来,鞋底粘满了“钉子”(黄土、细草棍、冰雪的混合而结成的冰疙瘩),用斧子才能砍掉。等到蒸完粘豆包,杀完年猪,天气冷得更拿不出手了,一家老小只能呆在屋里猫冬了。

每年的这时候,也是乡下人最悠闲自在的时节,嘴里嚼着爆米花,嗑着瓜子,走东家串西家,谁家的炕头热乎就在哪扎堆儿。

说起东北人的猫冬,热炕头是最热门的话题。它亦如冬日里午后的阳光,给寒冷中的人们带来了温暖与希望。

我家住在屯子中间,每天东西南北串门的人都先来我家“报到”。我家住的是三间一头开门的筒子房。爷爷奶奶领着三个姑姑住腰屋南炕,爸爸妈妈领着四个孩子住北炕,二叔二婶领着五个孩子住西屋南炕,老叔老婶领着四个孩子住西屋北炕。奶奶是大户人家的姑娘,知书达礼,热情好客。每天都有几个小脚老太太叼着大烟袋,摇摇摆摆乐乐呵呵地来我家。她们坐在奶奶的热炕头上,说不尽张家长,诉不完李家短。

一向不爱说话的爷爷戴着小毡帽头,坐在炕梢守着火盆,就着咸鸭蛋喝烧酒。半两烧酒还没下肚,他先打个嗨声,接着就开说:“东北光复那年,我爹背着我跑冰排,后边的胡子追,快要上岸的时候,我爹踩翻一个大冰块,那两个胡子都滚进水里。我爹一跃跳到了岸上,呵呵呵呵……”此时,一屋子人都认为他说的是醉话,没人敢搭茬更没人敢笑。

二婶老婶和邻居的几个女人,在西屋的炕头上纳鞋底、打麻绳。她们不准小孩子听她们的说笑,我们一帮小孩子就挤在奶奶的炕上欻嘎拉哈,热了就去外边的房檐上掰几个冰溜子,回来趴在炕上舔解渴。炕沿边还站着许多看热闹的,一会儿,孩子们哈哈笑,一会儿奶奶们哈哈大笑。

在北炕编炕席的父亲不知道听到了什么也跟着哈哈大笑起来。他笑完了还说:“咱们这些人要是都笑,能给房盖鼓起来啊!”便又是一阵哄堂大笑。惊飞了屋檐上的麻雀,窗外的鸡鸭鹅也都歪着脑袋听。

母亲腰里系着围裙,一会儿南炕问问热不热,一会儿北炕问问冷不冷。尽管没人在意她,她还是笑盈盈不耐其烦地絮叨着。待太阳的影子快上窗台了,一屋子的人才下地穿鞋,回家喂猪喂鸡,烧火做饭。

晚上再来我家的就是一帮半大孩子了,围坐在奶奶身边听《呼延庆打雷》《白云龙进京赶考》《小白猿偷桃》。在漆黑的屋子里,奶奶的烟袋锅一闪一闪地放着红光,听着听着一炕的孩子横七竖八地都睡着了。在奶奶的炕上,每天都有五六个的孩子在这里过夜。

三亩耕地一头牛,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时代已经过去。东北农村历经了黄泥炕、水泥炕、电热炕、水暖炕的演变过程,热炕头成了东北人友好的见证。直到如今,我们这里仍然保留这样的一个习惯,那就是当你去谁家串门的时候,女主人会热情地说:“冷了吧,快溜地脱鞋上炕,往里点儿!”

东北的特殊气候造就了东北人特有的豪爽与热情,这种特有的性格代代相传。

黑土地

本报敬告

本报刊登的所有广告均为信息发布,不作为合作或签订合同的依据,读者请慎重考察和咨询后再合作或签订合同,以免发生纠纷,涉及钱款更要谨慎处理,如发生任何纠纷,本报概不负责。

吉林农村报

广告刊登热线

0431-80563797